

## 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系列(之六)

## 名家名笔

## 守正创新再出发

从三部新剧说起

李梅

无论是《路遥的世界》中表现现代生活“新程式”的创造,《关西夫子》中导演手法、现代舞美的巧妙运用,还是《再续红梅缘》对传统经典的再度回归和创造性的审美体验等,都是对当下戏曲守正创新做出的积极努力和有益探索。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文艺工作者应始终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坚持革命底色,发声讴歌我们民族深厚的道德文化积淀、永不泯灭的精神力量,酣畅淋漓地唱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交融的时代精神之歌。

我所在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其前身是1938年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导下,由著名诗人柯仲平和著名戏剧家马健翎于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立的第一个红色戏曲艺术团体。在各个历史时期,这个团体的艺术家们将戏曲事业与历史进程紧密相连,自觉地担当社会责任,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历经83年风雨,戏曲研究院的红色基因、革命底色始终未改。戏曲艺术既是大众的,又是艺术的,体现了中国气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戏曲艺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明确总体思路、部署重点任务,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三个方面对文化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身在一个具有红色基因的文艺院团,作为一名有责任、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在新时代建功立业,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文艺精品服务群众;始终坚持革命底色,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坚持人才建设,保障中国戏曲艺术薪火相传。

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做到发展为人们、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以和谐的文化观念、鲜明的艺术形象、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有效实现对大众价值观的引领。2020年12月,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秦腔现代戏《路遥的世界》、新编历史剧《关西夫子》和传统剧《再续红梅缘》先后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轮番登台的精彩演出掀起了冬日北京的“秦腔热”,收获了首都观众的热烈掌声、文艺界的热情赞许和广大媒体的积极宣传。

此次进京演出的三部精品剧目,既有现代剧,又有新编历史剧、传统剧,展示了我们在新时代促进戏曲繁荣发展,坚持“三并举”创作方针的新成果。就题材而言,从为人民创作、为时代立传的改革创新先锋路遥,到历史名人、四知先生杨震,再到观众耳熟能详的传统戏曲中的李慧娘,每部剧中的典型人物都能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每场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涌到台前,久久不愿离去,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不仅是对我们表演的肯定,更是对剧中人物的敬意,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赞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弘

在新时代的繁荣与发展,首先应该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在秉承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础上,勇于进取,开拓创新。无论是《路遥的世界》中表现现代生活“新程式”的创造,《关西夫子》中导演手法、现代舞美的巧妙运用,还是《再续红梅缘》对传统经典的再度回归和创造性的审美体验等,都是对当下戏曲守正创新做出的积极努力和有益探索。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集研究改革、创新实验、示范演出、教育培训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机构。在83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将人才建设、创新发展放在戏曲事业的重要位置,发现、延揽、培养一批又一批艺术人才,持续为研究院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保证了戏曲艺术的强有力发展。注重在剧目实践中锻炼队伍,积极促进戏曲艺术的活态传承,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此次进京演出的三部剧目同样承担着锻炼青年戏曲工作者,壮大戏曲中坚力量,培养戏曲后继人才,保持戏曲艺术薪火相传的重任。《路遥的世界》二度创作全部由本院中青年艺术骨干人才担任,由青年实验团演出;《关西夫子》举全院之力打造精品,由秦腔团演出;特别是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秦腔”抢救传承剧目的秦腔传统剧《再续红梅缘》,从2015年创作伊始就分A、B组进行排演,名师高徒同台亮相,小梅花秦腔团青春靓丽的强大阵容助演,不仅有利于促进青年演员的快速成长,而且体现了古老秦腔艺术的当代活态传承。

建功立业新时代,守正创新再出发。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作为国家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们要始终坚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承并发扬戏曲艺术“为人民服务、为时代讴歌”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把“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视为崇高操守,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服务人民,让戏曲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新时代风采。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去年大雪过后,我到了大凉山。一踏上这片土地,我就感到一种灼热扑面而来。

当然知道,凉山州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早在1969年1月,我就到这里插队,那时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同样也是冬天,并没有觉出这种季风带来的温暖,相反给我留下的是凉山好凉的印象。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的同学们陆续都回过当年插队的小山村,也常给我讲起那条河与河上的索桥、那座山和山谷河滩上种植的甘蔗。虽然那是穷乡僻壤,但我对它依然一往情深,因为山坡上贫瘠的土地有我洒下的汗水,一条条崎岖的小路更有我留下的少年足迹。我要回凉山,回我插队的地方去,看一看那个让我长大的小山村和父老乡亲,这已成为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也是此次回凉山如初衷所在。

早上车出西昌城,开上大箐梁子时,回望邛崃一片浓雾。经螺髻山、普格,过了元宝山,就到了宁南县城。太阳从云层中钻出来了,沐浴在阳光下的这座山地小城,竟让我觉得那么陌生。老城还在山坡上,新城与宽阔的长长的大桥相接,错落有致的各式楼群,整洁繁华的街道,还有休闲广场和花木繁茂的公园,都带着新的时代印记。而耸立在桥头山坡上的中医医院、残疾人康复中心和省人民医院远程会诊医院,好像是刚刚竣工启用。我之前听说过这里的变化,现置身其中,才感到这种变化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担任向导的小罗见我惊讶的样子,笑着对我说:“你离开的时间太久了,50多年来,宁南经历了三次大变,先是改革开放,接着是扶贫,再就是新时代新发展。4年前我们就摘帽脱贫了,去年全县的生产总值超过62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1.7万多元。今年虽说有疫情,但到国庆节前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1万元。”听着小罗的介绍,看见车窗外新城新貌新气象,我还是向着山坡上那些带着沧桑留痕的老城张望,企求寻找当年插队进山的记忆,可心绪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直随着山谷中的黑水河向前奔流。

就是这条纵贯南北的黑水河,被夹在大凉山的余脉和鲁南山东坡的峡谷里。拐过几个弯道,我们的车慢了下来,路也开始有些颠簸。小罗把车窗摇下来要我往上看,半山腰上几座伸出长臂的大吊车在缓缓转动,已经浇筑的水泥桥墩直插云端。他说这里是高架桥的建设工地,新的高速公路将从桥上绕山而过,因为几年后我们现在的路和这条河谷都将是一片汪洋。这时我才想起当年河坝上的老人绘声绘色地说过一个传闻,要在金沙江筑一道拦江大坝发电,还说亲眼看见有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到江边勘察,到時候江水就会从黑水河谷涌入而把这里淹没。没有想到,50多年前的传说,现在竟要变成现实。车轮碾过泥泞的工地,爬上又一个高坡快跑起来。但此时我却想慢一点,再慢一点,我想再多看一眼曾与我相伴而又即将消逝的河谷,它是我的青春河,流逝了以往的艰难岁月,也见证了如今的山乡巨变。

车一直在大山上爬坡,翻上武圣官梁子,到拉落村已是正午时分。我插队

时叫上游公社,也有我的不少同学,如今改为了西瑶镇。年轻的张镇长见到远方来客,又听说我是在红星乡小河村插过队的知青,热情挽留我们在他们食堂一同午餐。他告诉我,西瑶是宁南的南大门,还是省内布依族分布最多的乡镇,小小的拉落村被评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成了这里的一个民俗文化品牌,已带动周边群众收入200多万元,为建设美丽幸福的新西瑶打下了基础。“你插队的红星乡现已并入西瑶镇,小河村也并入前卫村。如今的西瑶和当年的红星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镇的地区生产总值今年有望突破1亿元,农民的人均收入可达1.3万多元。”张镇长听我喜欢集邮,把他们刚刚印制的一套美丽西瑶的明信片送我留念。我们站在院子里,听张镇长描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规划,只觉得身上热得发烫,不知道是因为高原紫外线的照射,还是被西瑶美好的远景激发出高涨的热情。

从西瑶到红星的山路还在不断爬升,当看到一座白墙黑瓦的楼房时,我们的车停在了一个铺着石砖的小场坪上。这座马蹄形的二层楼房正中挂着一幅横标,上面印着金色的党徽和“西瑶镇高峰村党群服务中心”12个大字,我心里一下子就激动起来,这不就是我们红星公社所在地高峰大队吗?我在这里的卫生院看过病,在这里的供销社买过牙膏肥皂,还在这里的山坡上守过水,更难忘曾在那片山林里度过一个寒冷不眠之夜。现在看看四周,绿树环绕着清一色砖木结构的二层白色民居,场坪上有6个木质的红色宣传栏,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红星公社已没有可辨识寻找的印迹了。好像高峰离太阳更近,我感觉比在刚才的拉落村更热了。这里距我的小河村还有十几公里山路,两位扶贫工作队员催促我们不要久留,因为去小河的路是一条乡道,虽说前几年路面硬化了,但仍窄得仅能过一辆车,如遇错车就耽误时间了。我插队时全凭两只脚在羊肠小道上爬上爬下,现在坐在车里紧贴着岩壁行驶在连续不断的弯道上,路好像被茂密的树丛遮蔽了,但强烈的阳光仍穿透树林的间隙照进车里。车上没有人讲话,安静得好像能听见我怦然心动的声音,额头上已渗出密密的汗珠,窗外已见我熟悉的山岭,但前面带路的车不时卷起飞扬的尘土,我什么也看不清了。这时突然想起了贺敬之的诗句: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土莫把我眼睛挡住了……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

不知道转过了多少道弯,前面的车终于停住了。扶贫队员过来带着我走到一个三面有房一面敞开的院子里,正对着一面房的木门上有6个金色大字“小河村活动中心”,靠右一面房子的门上挂着“小河村卫生室”的牌子,墙上是中国医药健康教育宣传栏,左面房子的墙上贴着介绍小河村党务村情的墙报。到了,这就是我心中永远思念的小河!我正看着墙报,扶贫队员叫我看看谁来。转身只见一位拄着拐杖、头戴解放帽、上身穿着稍旧的紫红唐装,下穿黑色裤子和胶底棉鞋的老人走来,如果不是他身边一位身着迷彩服的中年人介绍,我怎么也认不出来,他就是我插队时小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何光才,当时30岁出头年轻力壮的带头人,如今已

是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我一把握住老支书的手,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令我惊讶的是,他掰着自己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数着和我一起到小河的同学名字,记忆之全之准无任何差错。我对老支书说,到小河吃的第一顿饭就在你们家,满满一木桶红米饭,还有一脸盆辣椒炒豆腐渣,这是我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的一顿饭。说起往事,老支书也有些激动,他抓住我的手连声说道,现在日子好了,靠种烟、养蚕有钱了,你们那时候住的土房子没人住了。他拉着我的手走出小院,转到后面的院墙前,指着不远处一栋新盖的三层楼房说,你看看我们现在住的新房子。老支书又转身指着穿迷彩服的中年人说,他是我们的新支书,叫林清云,听他给你们说。清云有些腼腆,一直站在老支书旁边默不作声,直到点名才开了口:“去年收成好,小河、前卫两个村的烤烟和蚕桑的产值就超过了千万元。今年蚕茧的外销不畅,收购价低于去年,但烤烟除少数有虫害,整体上还算可以,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收成,估算我们人均也能上万元。”

太阳开始偏西了,面对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层层山峦,在逆光的映照下变化出各式漂亮的光影,就像是一幅幅多色重彩的印象派油画,而我记忆中的那些苦难、那些穷山恶水已无踪影。我感慨岁月蹉跎,我感谢变革的时代,我更感动小河村的父老乡亲,他们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不嫌山穷,也不嫌家贫,对这座山川倾注了全部感情。如今靠党的好政策,靠自己的勤劳苦干,让往昔穷苦的家园换了模样。老支书要留我到他家吃饭,我开玩笑说,那还吃红米饭、豆腐渣?不苟言笑的老支书终于笑了,不吃那些了,家头有鸡、有腊肉,还有上好的苞谷酒。我是真想再到老支书家里去重温一下50多年前那顿晚餐的味道,但我们还要连夜赶回西昌,好说歹说才让老支书点头应允了。离别的时候,老支书握着我的手一直不肯松开,连连说,什么时候再来,什么时候再来,此时我和老支书的眼里都已噙满了泪水。

我们的车绕着大熊湾的山路前行,到葫芦口镇就看见了金沙江,江对面就是云南的巧家县。我曾不止一次到过这里,还在江边的沙滩上伴着涛声入睡。那时江上没有桥,我和同学们坐着老乡的羊皮筏子渡江去巧家赶场。现在竟然有两座大桥重叠矗立在大江两岸的山峰上,说是千古奇观也不为过,又让我感慨万千。小罗就是当地大同镇沟头上的人,他家距葫芦口也就二三十里路。小伙子带着一种很自豪的神情给我介绍,在他不满10岁那年,下面那座拱桥通车,有200多米长,可以说是一座跨千年,结束了这里江上无桥的历史。上面这座悬索桥去年刚落成,他已是而立之年。这些年来,他和老桥相伴,眼看着家乡的变化,但再过两年白鹤滩水电站库区蓄水,老桥就将江水淹没。说到这里,小罗不免有些伤感,但他很快又振奋起来,深情地对我说,老桥对山区的贡献功不可没,两岸的老百姓都有些舍不得它。在岔路口上,我让车停了下来,站到一个高坡上,远望夕阳映照的河山。新桥不仅比老桥长出500多米,而且设计新颖,红白相间,屹立在山巅

之上,成为大江奔流新时代的又一座里程碑。

走了一路,无论哪儿,都听到白鹤滩水电站,我已感觉到了这6个字的分量,更加想去看看它那不同寻常的容颜。但已到傍晚时分,我们回西昌将近180公里,如去水电站一来一回,路途会更长,我有些犹豫。小罗则在一旁做宣传鼓动,他说从葫芦口到大坝也就30公里,你都走到这儿了,不去看看这座在建规模世界第一的水电站,肯定要后悔一辈子!我笑着对小罗说,我的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为了余生不留遗憾,就按你说的办。我们的车在岔路口上调转方向,朝着白鹤滩水电站疾速地去。

终于赶在太阳落山之前,我们来到了大坝的平台之上,高耸在山峰间的坝顶,显得雄伟壮观。两岸陡峻险峻的石壁,被夕阳染成了金色的颜色,增添了白鹤滩的无限风光。这时小罗叫来了白鹤滩镇新华村的党支部书记小宋,他是从海军退伍的老兵,见到我们格外亲切。他说这段时间来一直都在忙搬迁移民的事情,再过几天泄洪洞的主体就完工了,过两年大坝上游将是一个长达200多公里的山谷型湖泊,形成两山对峙,一水环抱的独特景观,奔流了上千年的大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造福两岸的人民。此时晚霞已铺满了大坝,峡谷中吹来强劲的晚风,但工地上仍是一片热火朝天,建设者们的激情就像奔涌的江水让我心潮起伏。我庆幸自己没有错失良机,目睹了这一堪称“世界水电巅峰之作”的宏伟壮举,我更庆幸我的第二故乡宁南的乡亲们赶上了好时代,他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小河汇入了大江,大江又奔向海洋,但无论它有多么壮丽宽广,我都不会忘记那遥远的小河,因为它流淌着我的青春,滋养了我的初心,是我的人生真正开始的地方。在离开西昌的前一天,我来到泸山脚下的烈士陵园,向长眠在这里的英烈们告别。他们的有的在解放大凉山的战斗中,有的倒在了平叛剿匪的血泊中,有的为抢救救灾、扑灭山火而献身,有的为建设发展新凉山、打赢脱贫攻坚战而鞠躬尽瘁。面对苍松翠柏下的座座墓碑,我比来时有了新的感悟,为什么一踏上这片土地就会有一种灼热扑面而来,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凉山人,用他们滚烫的热血浇灌了这片土地,还因为各民族的父亲乡亲们用他们火热的心温暖了这片土地,这就是大凉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之源,这就是珍藏在我心中的那条悠悠情深永不干涸的岁月之河。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 华夏

## 诗词鉴赏

## 五律·夜思(外一首)

纪平

浮城分别久, 屈指几多时。  
共席频酬唱, 同舟自伴随。  
归来山水远, 醉后会心痴。  
忍听吟风起, 声声寄慕思。

## 清平乐·芸窗寄意

窗前久坐,  
堪吟东风破。  
几许竹梅霜半锁,  
明月清风伴我。

说罢都是平常,  
浮生不计炎凉。  
如若春信相守,  
天涯即是潇湘。

(作者系京南诗歌朗诵文学社公益性平台创始人)



第五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

本报记者 齐波 摄